

中國古代婦女

中國古代
婦女

張明叶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简史

张明叶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3年·沈阳

辽新登字 6 号

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简史
张明叶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金城印刷厂印刷

字数：375,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7 $\frac{1}{2}$
印数：1—500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沈国经 刘学 责任校对：张小沫
封面设计：宋丹心

ISBN 7-5382-1769-X/I·95

定价：12.00 元

古代妇女文学散论

(代序)

王之江

—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是绝对离不开女性的，她们除了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作为文人墨客的塑造对象，为作品提供素材、感情、意境、格调外，还常常运笔于素笺，为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学世界，锦上添花。正是由于非凡的妇女文学，使得中国古代文学异彩纷呈，也使中国古代文学对于美的追求和创造平衡和谐。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倾向于向内自省，稳重有序，阴阳和谐，刚柔相济，以柔克刚。对于女性的道德要求是“三从四德”，稳重端庄。无论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都崇尚贤妻良母、专心正色的闺阁风范。在这种思想文化和道德规范的氛围中，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的风格与特点也基本上去追求这种闺阁风范的意境。古代妇女文学题材的狭窄、格调的庄重、情感的哀婉、节奏的舒缓，都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这只是就总的倾向而言，我们进一步走进古代妇女文学的殿堂，就

会有许多新的发现与感受。恰如一幢房屋，你可以在外部给它一个总体的评价，当你推门入室时，你会另有一番结论。房屋是个整体，你的总体评价，是不会影响你的新感受的。这个比喻可能并不恰当，但它多少能说明我们对古代妇女文学体认的核心感受。

当我们把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置于具体的历史、社会、民族与个人的诸多文化条件中，就会观照出她的独有的个性与特点来。下面我们对于几个突出方面，分别论之。

二

古代妇女文学关注最多的是妇女个人的生活，描写妇女个人生活及其感受的作品占绝大多数。写个人生活最突出的方面是感情生活。由于广大妇女处于从属和被压迫的地位，她们的命运是由男人和长辈决定的，因此在那些描写感情生活的作品中，很少幸福和愉快的气氛，更多的是愁、是悲、是苦、是泪。又由于封建道德的重压和束缚，她们不能爽直地表达内心感情地需要和意愿，只好借物寄情，婉转地表达倾诉，或感落叶、或伤残梅、或叹流水、或辈光阴，等等。故此，这类作品多呈细腻温柔、缠绵哀婉特色。这类作品也是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的主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觉得胡之翼先生的话是有道理的。胡先生在《中国妇女与文学》中如是说：

中国文学的变迁，总不外两种趋势，便是婉约和豪放。无论那一种文体，都可概括在这两种作风里面；无论那一时代的文学，总不能自外于这两种趋势的圈套。就这两种不同的风格讲，婉约文学又往往为文学的正宗，而豪放则被称为别派。并且实

际上号称为别派的文学实在很少，中国文学的主流，可以说是完全向着婉约方面的发展。

女性底文学，实在是婉约文学的核心，实在是文学底天国里面一个最美丽的花园，我们只看见许多文人学士在那里作妇人语，我们只看见许多诗人在摇头摆尾的模拟那些旖旎的情歌，我们只看见许多文学者在拟作闺怨、闺情，在描绘女性的温柔和情态，甚至于那七八十岁了的老头儿，做起诗词来，也老起面皮来试作娇声。这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像的。然而那些不像样的诗词，已经在文学史上占得不少的赞许和光荣了。

婉约而温柔的文学，总得女性来作才能更像样，——如其我们这样想，而且觉得事实上的确不错，那末，我们尽可以说女性文学实在是文学正宗里面的文学正宗。可不是，无论文人怎样肆力去体会女子的心情，总不如妇女自己所了解的真切；无论文人怎样描写闺怨的传神，总不如妇女自己表现自己的恰称。所以我们一谈起妇女文学，便使我们的欣赏趣味立刻换一个起劲的方向。

因为中国文学是倾向婉约温柔方面的发展，而婉约温柔的文学又最适宜于妇女的着笔，所以我们说：妇女文学是正宗文学的核心，这句话不见得大错吧。^①

不妨我们还可举几首诗来证明。

^① 转引自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话》，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7页。

枫叶千枝复万枝，江桥掩映暮帆迟。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

——唐·鱼玄机《江陵愁望有寄》

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海水尚有涯，相思渺无畔。携琴上高楼，楼虚月华满。弹著相思曲，弦肠一时断。

——唐·李治《相思怨》

欲下丹青笔，先拈宝镜寒。已惊颜索寞，渐觉鬓凋残。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恐君浑忘却，时展画图看。

——唐·薛媛《写真寄外》

欲寄相思满纸愁，鱼沉雁杳又还休。分明此去无多地，如在天涯无尽头。

——宋·朱淑真《寄情》

三

古代妇女文学对社会的战乱和自身不幸的命运有着深刻的反映。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几乎每年都有天灾人祸，而这些天灾人祸，对于女性来说是最可怕的。天灾人祸不仅破坏了女性平淡的闺阁生活，而且使她们完全处于无保护的状态，身置于被摧残的威胁之中。因此，女性对社会的战乱和自身不幸的命运充满了恐惧、不平和抗争。这类作品的情绪既有哀伤悲痛的，也有愤怒抗争的。如：

依依孤影，浑似梦，凭谁唤醒。受多少蝶嗔蜂怒，有药难医花证。最忙时，那得工夫，凄凉自整红炉等。总诉尽浓愁，滴干青泪，冤煞娥眉不省。

去过酉来先午，偏放却更深宵永。正千回万转，

欲眠仍起，断鸿叫破残阳冷。晚山如镜。小柴扉烟锁，佳人翠袖恹恹病。春归望早，只恐东风未肯。

——清·贺双卿《薄幸·咏疟》

贺双卿本是一个“性潇洒而意温密，飘飘有凌云气”^①的女子，但在姑恶夫暴的家庭中备受折磨，终于劳累以死。《西青散记》载：

双卿体弱性柔，能忍事，即甚闷，色常怡然。……一日双卿春谷，喘，抱杵而立，夫疑其惰，推之，仆臼旁，杵压于腰，有声，忍痛起，复舂。夫瞋目视之，笑谢曰：“谷可抒矣。”炊粥半，而疟作。火烈粥溢，双卿急，沃之以水。姑大诟，掣其耳环曰：“出！”耳裂环脱，血流及肩，掩之而泣。姑举杓拟之曰：“哭”。乃拭血，毕炊。夫以其溢也，禁不与午餐。双卿乃含笑，春谷于旁。……双卿于是抒臼俯地，而叹曰：“天乎！愿双卿一身，代天下绝世佳人，受无量苦。千秋万世后为佳人者，无如我双卿为也！”^②。

读了这首词及其本事，谁不为双卿的悲惨命运所痛心；谁又不为双卿的博大心胸和仁爱之心所感动！双卿之词，血书也！她以自己的命运和心胸，不但承担着天下女性的“无量苦”，也承担着整个封建社会的苦难。再如：

君王无道妾当灾，弃女抛男逐写来。夫面不知何日见，此身料得几时回？两行清泪偷频滴，一片

① 史震林《西青散记》卷二，中国书店1987年版。

② 史震林《西青散记》卷三，中国书店1987年版。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所引与此有出入。

愁眉锁未开，回首故山看渐远，存亡两字实哀哉！

——宋·王氏《题清风岭崖石》

《东园客谈》载：“至元十三年，丞相伯颜平宋，以偏师徇台。台之临海民妇王氏者，美姿容，被掠。千夫长杀其舅姑与夫，而欲私之，妇誓死不可。自念且被污，因阳曰：‘能俾我为舅姑与夫服期月，乃可事主君。’千夫长见其不难于死，从所请，仍使俘妇杂守之。师还，挈行至嵊，过清风岭，妇仰天窃叹曰：‘吾知所以死矣！’即啮拇指出血，写口占诗于崖石上，写毕，投崖下以死。死之日距今将八九十年，石上血坟处，如始写时，不为风雨所剥蚀。”^①这是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女性。当国家灭亡、身陷囹圄之时，她把怨恨的矛头首先直指“君王”，怒斥“君王”无道。如此的直截决绝、慷慨悲壮，无比愤怒，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面对屈辱她是那样的坚定和从容，表现了无比的刚烈和视死如归的精神。她不但为女性的荣辱而死，也为民族的尊严而献身。她虽然没有留下名字，但她的精神、她的节气，青史永垂。她的命运和诗篇，也给我们的心灵留下了强烈的震撼。花蕊夫人的《亡国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四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也表现了这样的特点。其实在中国妇女文学史上，这样的诗篇还有很多。当女性被压迫、被摧残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她们的反抗是惊人的强烈。

四

作为文学史，中国古代妇女文学也有着她自身的发展脉络。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尤其随着中国古代文化的几次巨

^① 见厉鹗《宋诗纪事》卷八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大变化，古代妇女文学也不断涌现高潮，而且一浪高过一浪。汉魏、唐宋、明清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变化的三个重要时期，古代妇女文学也在这三个时期涌起宏大巨浪。

汉魏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体形成和确立时期。汉魏之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中国文化的中心，确立了主导地位。从汉武雄略到魏武挥鞭，大汉的威武气势，成为社会主流。汉魏时期的思想文化展现出群星争辉的壮观景象，经学的形成，黄老的兴衰，谶纬的风靡，佛陀的东来，道教的创立，玄学的风行，各种学说和思潮在气势恢宏的汉魏舞台上，翻演出幕幕绝唱。这个时期汉民族文化第一次受到大规模的外民族文化冲击。在这场文化较量中，汉文化经受住了考验，融化了外民族的文化，使外民族文化汉化，汉文化得到了充实和丰富。在这个立场上我们说汉魏时期是中国文化主体形成和确立时期，想来是能够被接受的。

在这样的时期内古代妇女文学形成了第一个高潮。这时期出现了卓文君、班婕妤、徐淑、蔡琰、谢道韫、左芬等有影响的女文学家。她们当中有许多是贵妇人，或为太后，或为公主，或为嫔妃，有许多人与当时的文学大家有各种各样的亲缘关系。因此，她们的作品多受家族的影响，许多作品多多少少都同政治相关。汉代是以女性换和平的时代，前后有许多公主和平民女子被送给虎视眈眈的外民族，以建立所谓的亲缘关系，来换取和平。许多作为礼物被送走的女子写诗表达悲伤的心情。汉代乌孙公主的《悲愁歌》、王昭君的《怨诗》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当然更多的作品反映了这个时代战乱频仍、民族冲突、文化交流的特点。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的鼎盛的时代，整个社会精神昂健勃发，一片欣欣向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四海

之内无不俯仰，天朝大国的臣民们无不意气风发、骄傲自豪。两宋承袭唐势，虽见衰微，但架子总是放不下来，仍是歌舞升平。唐宋文化在中国乃至人类文明史上，是最辉煌的篇章之一。古代妇女文学的第二个高潮就形成在这个时期。这个时代培养出了薛涛、鱼玄机、李冶、李清照、朱淑真等一大批妇女文学巨匠。她们的天才与风华不亚于伟大的唐宋文人，她们的杰出诗篇，成为无与伦比的唐诗宋词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于受女性参政的影响，唐代宫闱诗人较多；又由于道教在唐代的突出发达，女诗人队伍中又有许多女道士。但是应当指出唐宋女作家很少着意表现盛唐气象，却较多地表现了唐宋文学缠绵、婉约的一面和强盛帝国的衰亡。这可能是因为这些现象与女性自身有天然联系的缘故吧。

古代妇女文学的第三个高潮是，明清时期。这个时期也是古代妇女文学的绝唱时期。这个时期传统文化质变出些许现代化的萌芽，市民文化兴起，女学创立，同西方开始了真正精神与物质的较量；思想、哲学、文艺等都形成了开放出新的局面，产生了许多具有新思想的大思想家、大文学家；传统的小说与戏剧都达到成熟的顶峰，所有的中国古代艺术样式此时统统走完了它们应走的历程。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在这个时期熟透了。这个时期妇女文学有了许多本质变化，除了诗文而外，还有小说、戏剧和弹词。尤其重要的是这个时期的妇女文学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为争取自由、解放而呐喊。不再仅仅抒发个人的情绪而且成为时代的革命号角。秋瑾的诗文就代表了这一充满新的活力的方向。

总之，中国古代妇女文学随着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而演进，跟着历史的脉搏，展示自己独特的风彩。与古代文化的灿烂阶段共荣共辉，这是值得学术界重视和深入研究的课题。

五

在古代妇女文学史中，群星捧月，孕育出两座伟大的丰碑，这就是李清照和秋瑾。

古代妇女文学经过汉魏高潮的积累，至唐宋高潮之际推出了李清照。她正生活于南北两宋大动荡重整合之际，命运的多难、家庭的毁灭、国家的不幸，都给她的心灵留下深深的创伤，也在她的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花开花落、风骤雨疏、江水流逝、燕雁飞翔，都成了她寄托哀愁的宝贵材料。我们完全可以从中领悟到那个时代妇女的社会生活和文学生活。她的命运、她的文学天才和艺术修养，使她达到了以高超的艺术手法、纯熟真切地表现妇女的思想、心理、情绪的时代文学的最顶点。可以说，李清照第一次使妇女文学胜过须眉文笔。且看她的《一剪梅》就可领悟到她的文学天才了：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
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
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
下眉头，却上心头。

李清照的作品“真情勃露”，“自然而工”，绝不是那些“浅斟低唱”、“风流自赏”之作所能比附的。其为词婉约正宗，“别是一家”；其为诗“倜傥有丈夫气”^①；其为文“文人三昧”，“具大神通”^②；故后人云：“易安格律绝高，不独为妇人之冠”，“易安词骚情诗意”，“两宋词人能词者不少，无出其

① 沈曾植《菌阁琐谈》。

② 赵世杰《古今女史》引赵濬之语。

右矣”^①。李清照在词学理论上也有巨大贡献，其《词论》是宋人最早的一篇有系统见解的论词文字，至今仍是不朽的词学理论文献。其又工于书画，长于金石古玩，多才多艺，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才女之一。

但是，李清照对于社会与生活的体认，仍是贵妇人式的、传统式的，仅仅是随着个人生活的不幸而产生情感冲动。虽然我们不必苛求她，但指明这一点是有必要的。只是到了晚清秋瑾——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的另一座丰碑——那里，女性的意识不仅同探究自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妇女文学同社会的变革、民族的存亡产生的实质的共鸣。

秋瑾本是名门闺秀，但她“身不得，男儿烈，心却比，男儿烈”^②。她在社会现实的触动下，自觉地成为封建社会的反叛者，成为民族的战士，她追求民主和自由，追求女权，追求民族自强。她是时代的先觉者和民主革命的勇士。她的胸襟和志向一扫前人，她的诗文也一扫娇声艳语和脂粉气息，充满了豪迈奔放的气概和改造世界的精神。秋瑾的诗文使古代妇女文学第一次具有了改天换地的现代意义。她不再刻意表现一己的哀愁和不幸，而是将对祖国、对民族的爱，升华为女性的天然责任。例如：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秋瑾《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

① 陈廷焯《云韶集》卷十。

② 秋瑾《满江红》《小住京华》，《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版，第101页。

图》

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

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秋瑾《鹧鸪天》

秋瑾的诗文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是时代先锋战士的呐喊，为东方大地千万妇女的解放带来了一线光明。她的诗文是她革命精神和革命行动的真实写照，为中国妇女文学史开辟了新的时代。

六

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许多深刻的影响。古代妇女文学史上有许多天才而伟大的作家，更有许多光辉而杰出的名篇佳作，这都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骄傲。古代妇女文学除了在内容、题材和格调方面丰富了中国文学，在艺术手法和艺术形式方面也使得中国文学多姿多彩，富于美的魅力。

中国上古时代诗歌一般为四言、七言、杂言，自汉代产生五言诗。最早的五言诗的作者多为妇女，作品内容都是写妇女生活和情感的。可见妇女文学是五言诗的源头^①。

李清照的词被文人学士名为“易安体”。所谓“易安体”，就是“以寻常语度入音律；炼句工巧则易，平淡入调则难”^②；

① 详见吴世昌《论五言诗起源于妇女文学》，《文史知识》1985年第11期。

② 张端义《贵耳集》卷上。

“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①。“易安体”一扫北宋以来男身女态的假“闺情”风气，以真情之笔自写闺阁真情，为宋代词坛吹进了新风，在词史上产生的深远影响。南宋的侯寘有《眼儿媚·效易安体》词，大词人辛弃疾也有《丑奴儿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词。后代还有许多大文人和李清照词韵。

随着文学史的发展，文学样式的不断丰富，妇女作家不仅创作诗文，还创造戏曲剧本。明末清初的梁夷素曾作有《相思砚》，清代的王筠作有《繁华梦》。刘清韵今传《黄碧签》、《丹青副》、《炎凉券》等十种传奇，总名为《小蓬莱仙馆传奇》，俞樾评此十种传奇云：“余就此十种观之，虽传述旧事，而时出新意，关目节拍，皆极灵动。至其词，则不以涂泽为工，而以自然为美，颇得无人三昧。视李笠翁《十种曲》才气不及，而雅洁转似过之”^②。

弹词是清代妇女作家最喜创作的体裁，每有长篇巨制，如陶贞怀的《天雨花》、陈端生和梁德绳的《再生缘》、邱心如的《笔生花》等。这些作品，内容繁杂，情节曲折，且长韵百余言，从其中“可以看出历来妇女精神上所受的压迫和无所寄托的情况和感情所要发泄的倾向”^③，“真中国之大诗也”^④。

女性就是文学。女性的生活为文学的发展创造出许多条件。唐宋词牌中的《菩萨蛮》、《念奴娇》，就是以女性命名的。这说明女性参与了词牌的创制。元代的妇女戏剧表演艺术家，

① 彭孙遹《金粟词话》。

② 见《小蓬莱仙馆传奇·序》。

③ 转引自谭正璧、谭寻《评弹通考》，中国曲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06页。

④ 同上，第407页。

也给元杂剧剧作家们带来了创作灵感。杰出的戏剧表演艺术家朱帘秀，“杂剧为当今独步；驾头、花旦、软末泥等，悉造其妙”^①。她与当时的许多戏曲家和散曲家卢挚、冯子振、胡祇遹、关汉卿等都有较深交往，尤其是和关汉卿的交往，更是非同一般。这在关汉卿感情真切诚挚的套曲《[南吕]一枝花·赠朱帘秀》中，有鲜明的写照。在关汉卿众多的以妇女为主人公的剧作中，是不难找出朱帘秀的神韵的。

另外，中国古代文学充满了阴性柔弱的风气，众多的男性作家仿女性的口吻写闺情，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模仿之真，都达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我们不难从中看到女性意识、女性文学对古代文化和古代文学的深刻影响。这是一个高难而又有趣的学术课题，定会有学林大家来攻克。

七

张明叶先生的大作《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简史》即将出版问世。张先生学有所成，长我有年，命我无名后生为序。我实诚惶诚恐，不敢冒然。然张先生三番催促，盛情之下，只好从命，拉拉杂杂写了上面的文字，算是为张先生的大作出版称庆吧。

我与张先生远隔千里，素未谋面，因书稿关系，有尺素往还。据我所知张先生有《中国历代妇女诗词选》一书刊行。自云是书编注工作始于20年前，可见张先生于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素有研究，且结有硕果。《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简史》的问世，更见张先生锲而不舍之精神。

^① 夏庭芝《青楼集》，《中国戏剧论著集成》（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9页。

数年前我有幸拜读过《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简史》的手稿，由于时隔较远，只能略叙一二。《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简史》同以往的妇女文学史著作相比有了长足的进步。(一)论述作家作品置于具体社会史和文学史环境中来考察，故多有深刻见解及一家之言。(二)将论述与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有丰富的资料文献，又使论述有坚实的基础。(三)纵横两方面的论述有机结合，互相论证，史脉分明，重点突出。这些只是凭当年印象的粗略概括，不知当否。

本书的问世，表明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研究的进展。我们希望古代妇女文学的研究乃至中国女性学的研究有更加繁荣的局面。

1992年2月27日凌晨于沈阳